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17n0810

諸佛要集經

西晉 竺法護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- 卷目次
  - 001
  - 002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810
諸佛要集經卷上

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

聞如是：
一時，佛遊摩竭國柰叢樹間，於其鄉土北有山，名因沙舊(晉言帝樹石室)，與大比丘眾俱，比丘五千；菩薩二萬，皆不退轉不起法忍，身口意定總攝三世，獨步三界開化眾生，應病與藥各令得所，文殊師利、彌勒菩薩等；復有諸天八萬四千，悉志佛道。
爾時，四部各往詣佛，雖欲聽經不能專精厭所講法，各各忽忽多所務求，追逐五濁以為事業。
佛心念言：「眾人患厭所宣道教，不肯復來諮受法言，不見如來，不聞正典，不入心耳，心不思惟不能修立。」
佛自念言：「吾欲示現如像燕處，不自現形到他方佛土，與諸佛俱宣講諸佛之要集。」
佛復觀之，諸佛世尊會於何方？輒覩東方去是八萬四千億諸佛世界，國名普光，佛號天王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，現在說法，諸佛會彼。
佛告阿難：「如來當入因沙舊室燕坐三月，諸天、龍、神、阿須倫、迦留羅、真陀羅、摩休勒、人與非人，若有來者解喻其意，勿令入室。」
阿難白佛：「大聖垂恩，有尊巍巍，神妙諸天，其威洞徹，身形微妙，心意叵見，往來周旋，不能將護。難既弱劣，無神足力離大德鎧，神變所為不及目連。大目連者，如來諮嗟神足第一，飛到十方無所罣礙，獨可委付護於後事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勿有此言！如來至真不須人護。今佛觀察天上世間，諸魔、梵天、沙門、梵志，諸天人民阿須倫，無能作威動移如來無上至真之所建立也。汝且默然，如來在眾能自將護，不須衛者。
「又若阿難！若有毀除士、毀除女，薰士、薰女、諸天、龍、神、阿須倫、迦留羅、真陀羅、摩休勒、人若非人，來到爾所，如來至真如在燕坐，汝當為說如是道教：『法難可遇，了義亦然，人身難得，經道希有，如來興世劫數時出，能信如來所宣經典，出家為道見善師友，能從啟受精進愛樂，亦復難遭。若復蒙覩明經比丘講清淨法，此不可得，心好放施。若遭眾祐授於供養，受能淨畢，是亦難遇。假使孝順反復報恩，又勤學問遵持經戒死死不毀，是亦難值。若復有人愍哀眾生，而發無上正真道意，適發心已尋能奉順隨佛之教，究竟菩薩，是最難矣。』」

佛告阿難：「如來燕坐，四部之眾，諸天、龍、神、阿須倫等、人與非人，來到爾所欲聽經法，當為宣傳如是法教。」
佛復語阿難：「汝承佛教為宣如斯：『如來至真無數方便隨時化人，棄捐非法迷惑邪見，汝等承命修正真教。』
「阿難！於彼何謂邪見？謂禮他人妖偽之術，順於諸天奉事鬼神、枯骨朽木山樹、江河泉原石神、天地日月、東西南北北斗社君，蟒蛇鳥獸麋鹿蛟龍，承事若干殊異魍魎，是謂邪見。
「復次，阿難！計受吾我，著人壽命，斷滅計常，是謂邪見。舉要言之，當復為汝說微邪見，若族姓子及族姓女，自起妄想，欲得聲聞緣覺之乘，若復得佛當取滅度，是悉為邪見。
「復次，阿難！如來至真在於燕處，當為解說如斯法要：『汝等學人，常當慕法義、樂於法樂，以法為上，念修清淨，好於篤信多所歡悅，慚愧恭恪戰戰恐畏。在於三界不疑解脫，慈悲喜護行四等心，所逕歷處常能應時，忍辱和雅謙遜下意，但歸於義不取嚴飾，唯歸於慧不取識著，唯歸妙經不取綺辭，唯歸正法不取於人。』教令遵修深妙法忍。所言解度謂三脫門，勤奉空行不計吾我，修於無想棄捐希望，遵行無願消除所誓。
「當為眾生說十二因緣。一切諸法從因緣起，設無因緣則無所起亦無所滅。當審諦觀十二因緣起，察其根源而奉行之；彼若不諦觀十二因緣而致此難。當云何觀？阿難當知，十二牽連悉無所生，無所生者不起法忍，若不生念是為審諦觀十二因緣。
「當復分別賢聖正行，為眾說法。何謂聖諦？所行誠信。其聖諦者，若以心聽計於聖諦，無誠無欺；無誠無欺者，以是之故名曰聖諦。真諦之義是謂誠信而無所生，其真諦者實為真正，為離欲諦、為信解諦、無言辭諦、無所行諦、不造苦諦、無所有諦、無應不應無舉無下諦，則為一諦，無有罪諦、不滅度諦，則無為諦。
「假使，阿難！解一切法不起不滅，悉無所住無異眾生，是謂賢聖諦。以故如來說如此法，賢明弟子行於無為，欲曉了慧，令苦不起，至無所生，是謂苦諦。若遭惱患在於苦痛，不習諸行斷於因緣，因緣已斷，是曰棄捨於習諦矣。若能永滅盡一切苦長無所生，是謂盡諦。何謂道諦？若修道義不為二業，善不善法入一品明，求如是路，是則名曰為三脫門。諸過去佛及與弟子，由此道路至無所至而取滅度，是為名曰八賢聖路：一曰、正見；二曰、正念；三曰、正言；四曰、正業；五曰、正活；六曰、正方便；七曰、正意；八曰、正定。以此護意因說平等，性以平等則於諸法不懷妄想，此乃名曰還入徑路。
「又復，阿難！說法若茲，汝等精勤歸四意止，為諸眾會頒宣解說三十七品道行之法，使立法教。何謂於彼三十七品？若住順義，悉

達自然假文字耳。若等文字，如來以此建立諸法。是諸文字亦自然空，不生不壞。若有說者不說亦等，不增不減，所以文字以等故等。假使，阿難！比丘等知文字，是道品法所住順義。

「又復，阿難！如來在燕，若有天、龍、鬼神、犍沓和、人非人來，當為講說三世平等。何謂為三？過去已滅、當來不現、現在無住，墮在顛倒，是亦本淨。一切諸法亦復悉空，無有三世，亦無所住，過去已空，當來亦空，現在亦空，亦如空空，無空亦空，如三世空，人空亦如是。三世空名曰平等，入於一義無有若干，若為說法，能除三界，乃為安耳。

「何謂能除三界？若有比丘，應時思惟而觀察之，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者，心想所生，其思想者亦無所有。其無所有了三界已，無想而想，無進無怠，無所建立，亦不誓願，不思不念，皆捨心念，得三脫門，慇懃專精而修明證，奉三脫門空無相願。何謂三脫？得至明證不捨平等，暢於諸法無作不作，知一切法皆當歸盡，不入於禪意不墮落，不計有一亦無若干，是三脫門而得明證。

「又復，阿難！當為說法使去五陰。何謂為五？色、痛、想、行、識，是為五陰。若受此者則為盛陰，不受無陰；假使修行處於閑居，當作此觀。如來常說，色如聚沫，痛痒如泡，想如野馬，行如芭蕉，心識如幻，佛光踰日，慧越虛空，親說言教告修行者，當作此觀。如來所講可入義者，吾不解了不即啟解，欲界如聚沫是亦空耳，色界亦無，無色無處，不著三界，其不猗者則無處所，聚沫無我無人壽命，以是之故，一切諸法無人眾生，悉如聚沫水泡、野馬芭蕉。識如幻化亦空，不著三界，若遊諸法不著三界，無有處所則無所猗，其幻化者不復處當我人壽命，其了實者亦無我人壽命之本，其觀五陰如是無處，則無五陰。

「又復，阿難！當復說法，分別消除內外六入，具分別之。何謂內外六入？如來常說，其吾我空。所以者何？悉本淨故，眼耳鼻口身意亦空，本淨無身。假使本淨空無諸入，則無色、聲、香、味、細滑、法處。設無眼、耳、鼻、口、身、意，無因緣識，無內外六入。何謂外六入？於一切法悉無所受，亦無所捨，從思想生外諸六入，不習諸入則無處所。」

佛語阿難：「如來燕坐，若有人來，當為解說如此法義。佛建威神顯其變化，若有應器當應度者，悉聞此法；其餘眾人都不見聞，覩佛默然口無所說。」

講是法時，五千比丘漏盡意解，四萬二千天子遠塵離垢得法眼淨，三百比丘尼得阿羅漢，七千眾人得離愛欲。

爾時，世尊教阿難已，復告阿難：「汝詣石室，當為如來布其座席，唯用芻草，如來坐上三月燕處。」

阿難白佛：「當施床榻布令細濡，用芻草為？」
佛告阿難：「且止！且止！諸過去佛、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皆用芻草以為座席，不以柔濡文飾重座為佳快也，修順道法乃為大安。」
阿難受教，即從坐起，捨於眾會，出外求草。應時無數百千億天，各取柔濡天上好草，著阿難前。阿難即取持詣石室，為佛敷設芻草之座。敷這竟已，應時無數百千億天，各取天衣敷著草上，所敷衣具其數甚多，設著天下不能悉受；佛之威神變所敷衣，高四寸耳。佛從座起入帝樹石室，無量妓樂不鼓自鳴，天雨眾華大千世界積至于膝，佛這燕坐三昧正受，化其石室皆如水精，三千世界諸有眾生德本純淑，悉見如來坐於石室，猶如明鏡見其面像。佛演右掌百千億光，其光普照三千大千世界，日月之光悉為覆蔽。
當爾之時，一切眾生除婬怒癡，不懷自大貢高嫉妒，亦無勞倦鬪訟之患，慈心相向如父如母、如兄如弟、如子如身等無有異。世尊三昧，其行永定無住無業，自然如空行無妄想。三千大千世界六反震動，應時佛土見佛威神神力變化，二萬二千天子皆發無上正真道意，各取天華散於石室以供養佛，繞室三匝忽然不現。天所散華悉覆山澗化為佛寺，其香普周三千世界莫不聞薰。佛便變身，詣於天王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所，至普光世界。
爾時，十方江河沙等剎土諸佛，因五濁世眾生難化故，皆現詣天王佛所，亦如能仁如來至真，彼土若斯婬怒癡盛，自大憍慢反逆不孝，諛諂邪念志在下度。所以者何？本土眾生，不往見佛不肯啟受，既有所聞不聽不入不思奉行。以故諸佛善權方便而坐燕室，更化變形詣普光界天王佛所，講說分別諸佛要集。
「何謂佛要集？諸佛世尊，所載眾行以備無所，復進最後究竟，愍愛眾生故，名諸佛要集經典之義。如來至真滅度之後，當為眾生發去覆蓋，諸佛大聖則是法主，德過須彌、智超江海、道越虛空，不可為喻，用一切愚人懈怠放逸不順法教，復受經典。彼等何故懈廢迷荒，纏綿陰蓋不免三趣？諸佛世尊見此義故合要集法。
「于時於彼普光世界，不可計會無數諸佛，悉共集會其土。何故而謂普光？彼土純真無有聲聞緣覺之名，皆諸菩薩充滿備悉，其土菩薩各各自有金色光明，相好嚴身光燿普照靡不通遍，故謂普光。
「何謂諸佛要集？則如真諦遵崇諸法。何謂諸法？何謂為崇？何謂為遵？一切諸法悉為一法，此諸法者亦無有法，亦無非法，亦不可說。所以者何？其無法者，則無所生亦無所起，而為說法不久長存，以假言耳。內有六入外亦六入，五陰諸種及與諸入，是謂一切所有，以假言耳分別章句。一切諸法如真諦觀，則無五陰、四種、諸入，無有斷滅亦無有常無有堅固，是故言曰諸法無言。一切諸法

本淨則空，無有其名，其命所說亦無所有，一切諸法及與名號，皆亦自然悉無所有，是諸佛要集。

「何謂為崇？謂崇澹泊悉無所生，崇於無欲、崇於真諦、崇於無本，而崇法界、崇於本際，諸法悉空，崇此真諦，一切諸法皆無所住，無所習行，無行不行，威儀禮節，不取當來。無我所無諸所受業，則無君主亦無被服，不可覩見，為究竟盡故不可盡，假有文辭。其無盡者則無所生，其為本淨，謂志澹泊亦無所生，捨離所生及無所生，已所崇者無聲無寂，無能墮落亦無退者，除諸勸助，則無有底亦不無底，不起不生，講宣平等亦無想念，無近無遠亦無足跡，故謂為崇。

「是所崇者謂入法城，一切諸法假有號耳，無來無往，無得無不得，無有將往亦無還返，不正不邪，不聞不見，無念無知，不恐不懼，無愛無處，無寂不寂，不麁不細，不長不短，不中不彼，不來不藏，不得因緣，不安不危，悉不曉了亦無所行，無所興廢亦無蠲除，不令發起，不養不眠，不思不想，不達不念。無有限節，所念無量，無守無護，無所呼來，不度彼岸，不有處不無處，不斷滅不計常，不失不得，無去來今，無慧無不慧，不眾不寡，無音不言，亦不所入，無恐無字，亦不入文。不動不搖，不遠不近，無禮無不禮，不希名稱，亦無吾我。無人壽命，不戒不犯，不忍不諍，不進不怠，不可所不無所，非清非無清，非空非無空，不身不無身，不講名號等如空空。無畢無不畢，不教化，不願不離，不作無不作，以無殃釁亦不除罪，無想無不想，不動不捨，施亦不受之，初不與之，不調不寂，不滅不等，不使灰盡，不塵不離塵，不墮不落，不染無不染，不忘不念，亦不愁亦不憂慼。無思無不思，無應無不應，無雙無隻，不遊不在，不此際不彼岸，不彼不此，不臨岸不陸地，無底無中，不住度，無能度者，不動跡不志願，不退轉，不合會，不斷不壞，不還合，不相比，不著不脫，不取無不取，不虛空無不空，光明無底，不愛壽命，無人無教，常當講說捨諸處所，是入法城。其不入者著菩薩字，說無著法不見住處，斯曰為崇，是佛要集。

「何謂為遵？諸法常住住於法界，其能奉行如是法者，是謂為遵。何謂為法？所名法者不念於法，無所除毀，不懷希望，無不望，設無所望亦無想報，若不想報則除一切妄想，不造多不為少，不起不斷，不念過去、不想見當來、不住現在，如是行者等於三世，則無言說，不用住故而致眾生，是謂為法。

「是故如來演此言教，佛興不興相住如故，法界亦然，法界住者法界寂然。以何等故，名曰為法？致寂然者以純淑喻，因此故曰諸法寂然。

「何謂無純？計是我所自謂有身，因緣諸見名色思想，處所言辭識知依猗，所謂名號心思稱量觀察本末，意所專惟，受諸五陰、四大、諸入，我當勸助開化三界，以當棄捐婬怒癡，名奉修道教證三脫門，致於道迹、往來、不還至羅漢道。吾當思念修四意止，意斷、神足、根、力、覺意至於八道，三十七品照明四事滅盡塵勞，是為聲聞，名曰不純。

「於彼何謂為寂然者？行菩薩乘，發大心言：『我當成佛務求道慧，於此所行，我當布施捨于慳貪施以法財，淨其禁戒斷於眾缺，謹慎守行建立忍辱，刈其瞋恚為柔濡行，當修精進推懈怠垢，遵修勤力處於閑居修於正受，教化為師還得一心，從三昧起念般若波羅蜜奉行其義，智度無極開化眾生以求佛道。』一切諸佛由般若生，還成佛道降伏眾魔，則轉法輪度脫人民，以佛無為而令滅度，究竟佛慧學諸佛事，宣暢如來十力之業，佛十八法諸力根本四無所畏，分別辯才多所暢達。菩薩所說建立，應念出入進退，是為處所。一切望想諸所受取，敢可施行？無有此法，是謂純淑寂然之無。其寂然者，斯謂為法，是則名曰諸佛要集。」

佛言：「次復所言諸佛要集，則是初發菩薩心者言教之謂。何謂初發菩薩心者？謂無從生。所以者何？於一切心而無有心。其無心者則無所生，無所生者是初發心，因得還致無所從生法忍。又若初發菩薩心者堅固其意，於此菩薩當發其心猶如金剛。

「何謂發心如金剛者？菩薩發心有十事行，為若金剛。何謂為十？一曰、遊於無量生死之難；二曰、一切所有施無所恪；三曰、常有等心加於眾生；四曰、我皆當度一切眾生，以佛滅度而滅度之；五曰、度眾生已亦無有人至滅度者，解一切法無所生故；六曰、分別曉了一切諸法；七曰、常加精進無所遺漏；八曰、其慧普入靡所不達；九曰、具一切智了入一門；十曰、諸所愛重無有增減，不以貪惜斷諸所著。是為菩薩發心十事心如金剛，是佛要集。」

佛言：「菩薩復有發心，皆於三界不起眾想，不起無想。又佛要集，謂當奉行六度無極。何謂為六？有俗檀波羅蜜，沒於世俗不應度世，亦有度世檀波羅蜜，不墮於俗；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一心、般若波羅蜜，亦復如是，或有行俗般若波羅蜜，不應度世，或有行度世般若波羅蜜，不墮於俗。

「何謂為俗檀波羅蜜不應度世？於是菩薩廣有所施，供給沙門、外學、梵志、貧窮乞匄不安己者，飢者與食，渴者與漿，車乘象馬、床臥衣被、金銀珍寶、妻子男女、國邑墟聚，外諸所有若干種物，無所愛惜悉能惠捨，作是施已計於吾我，猗其所施。今我出養，彼人受之，我為施主無所貪惜，以從佛教行檀波羅蜜，今所施者以反施心，願及一切眾生之類，還此勸助令我所施，當使眾生永得安

隱。作是施者有三著礙。何謂為三？一、計吾我；二、計他人；三、計妄想施；是為俗檀波羅蜜不應度世。何者爾乎？纏綿在俗不得度故。

「何謂度世檀波羅蜜不墮於俗？能淨三品。何謂為三？一、於是菩薩若布施時不得吾我；二、不見受者而有所取；三、有所施未曾妄想而求還報也；是謂為三。有菩薩施以用勸助一切眾生，若施眾生不覩受者而有所取，則用勸助於無上正真之道。彼不察見所取食法，是則名曰度世檀波羅蜜。所以者何？得度世故。

「何謂在俗？謂五盛陰之所覆蓋。能捨此五，則曰度世。其無吾我無所想念，亦無所猗悉無所著，是曰度世。若已受戒，謂他毀禁不應法行，若復開化若干弟子，因我得度，我當成佛救濟眾生，自計有身不解本無，是俗尸波羅蜜不應度世。雖已持戒不計吾我，不見他人毀法亂禁，悉等濟之，不捨生死不猗無為，雖度眾生悉了無本，忍辱精進一心智慧，亦復如是。無所著者則應度世，有所著者則墮於俗。又諸世間書疏呪術，章句算計，五經六藝，王者典籍，神仙之業，所學智慧而有悕望，是為墮俗般若波羅蜜。若於俗間所有希望不以為慧，曉空無相無願之法，平等三世無去來今，等於三塗解法身一，不在生死不住滅度，開化一切普無所住，是為度世般若波羅蜜，是佛要集。」

說此語時，天王佛國七那術菩薩，悉逮得無所從生法忍。三千大千世界六反震動，天雨眾華，其大光明普照十方。

「又佛要集者，謂菩薩地所入之處。何謂為地？所云入者，於一切法悉無所入，諸法無來亦無有去，一切諸法亦無所失，不念道地亦無所想，修治其地不見處所。何謂修治其地？菩薩修學第一住者，有十事法。何謂為十？一曰、清和其性；二曰、愍哀哀諸有形；三曰、等心欲濟眾生；四曰、好喜布施救諸窮乏；五曰、親近善友諮啟不逮；六曰、習求經典開化所疑；七曰、數念捨家不慕居業；八曰、志求佛身達之無形；九曰、開闡法施以示不及；十曰、蠲除自大常奉誠信。是為初發意菩薩所行十法。

「又菩薩行二住，常當慇懃奉行八法。何謂為八？一曰、奉戒清淨而無沾污；二曰、常修孝順念報恩德；三曰、得住勢力忍辱為本；四曰、遵修恭恪常懷悅豫；五曰、不捨一切眾生之類；六曰、行無極哀未曾忘捨；七曰、奉敬師長視如世尊；八曰、精進務求諸度無極。是為八。

「菩薩行三住，有五法。何謂為五？一曰、求於博聞而不厭足；二曰、開闡顯施離衣食法；三曰、所興德本勸助佛土；四曰、患厭無量生死之難；五曰、住於羞恥常懷慚愧。是為五。

「菩薩行四住，復有十法。何謂為十？一曰、習在閑居志常寂靜；二曰、知其限節心在止足；三曰、棄捐調戲嘲囈；四曰、常慎禁戒未曾毀犯；五曰、厭五所欲處調和地；六曰、而發其心永至成就；七曰、一切所有皆能惠施心無所著；八曰、其心常勇，不懷怯弱；九曰、一切所有無所愛惜；十曰、所集德本以施眾生。是為十。

「菩薩學五住，復有十法。何謂為十？一曰、捨於家業；二曰、遠比丘尼；三曰、棄捐種姓慳嫉之念；四曰、離於憒鬧眾會之黨；五曰、而釋瞋恚鬪訟之本；六曰、不自歎身不毀他人；七曰、除於十惡憍慢之意；八曰、常刈四倒不順之教；九曰、翦於貪婬瞋恚愚癡；十曰、去於罣礙妄想之著。是為十。

「菩薩學六住者，當具六法諸度無極，不習六事。何謂為六？一曰、其心靜然不求聲聞；二曰、其心明了不慕緣覺；三曰、其心不捨一切眾生；四曰、見乞求者不懷怯弱；五曰、未曾修行愁慼之法；六曰、不慕高處綺飾之座。是為六。

「菩薩學七住，捨二十事。何謂二十？一、不計身；二、不計人；三、不計壽；四、不計命；五、不計斷；六、不計常；七、不望想；八、不計報應見；九、不見名與色；十、不猗於五陰；十一、不貪於四大；十二、不依於衰入；十三、不著於三界；十四、而惡不親近；十五、永安無所著；十六、於無界無所作；十七、尚不著佛乃至究竟；十八、未曾順從六十二見；十九、悉解諸法不誹謗空；二十、悉知無本不希望道。以行此法具二十事。何謂二十？曉了空行、明於無想、分別無願、淨修三場、常懷愍哀、慈於眾生、不計眾生、等觀諸法、明解止門、無從生法忍、無起聖慧、宣一品義、蠲除眾念、去諸妄想、捨諸邪見、滅塵勞穢、寂然觀地、其心調和、志不懷害、不染結著，是為二十。

「第八菩薩當行四法。何謂為四？一、心入眾生以神通慧而開化之；二、見佛土空所觀覩者令逮究竟；三、稽首佛身諮受不及；四、既見佛身觀而審諦，是為四。復有四法：一、具足曉了眾生根本，隨其所好而為示之；二、嚴淨佛土，慇懃精學如幻三昧；三、從其眾生好喜應脫而濟度之；四、察於眾生所生五趣，逐而解之。是為四。

「第九菩薩，當分別學善願之本，從其所誓輒得成就，識別諸天、龍、鬼神、犍沓和、阿須倫、迦留羅、真陀羅、摩休勒、人與非人所說言辭，則以辯才隨其音響而為說法。從在胎中悉曉了知，及生墮地，種姓眷屬在家出家，坐佛樹下莊嚴道場，一切功勳具足佛法，靡不周悉。

「第十菩薩，則當名之如來至真，若入此住處，其地者乃謂諸佛之道地也，號佛要集。

「又佛要集，等於文字所說亦等，入於文字所說空門。何謂文字所說空門？一切諸法悉為空門。以何謂空？令當來法無所生故，諸法欲門除所著故。其度門者，宣暢諸法究竟本末。其行門者，一切諸法無放無捨不沒不生。其名門者，一切諸法已離號字，其名本淨無逮無失。其輕門者，悉度諸法輕慢之惑，及恩愛根報應因緣之所由生。其順門者，宣暢諸法調定降伏。其縛門者，解一切法令興寂寞。其焚門者，燒除諸法令甚清淨。其焱門者，於一切法無有罣礙無著無脫。其趣門者，斷除諸法所歸音響不捨元本。其如門者，曉了元本不進不動。其隨門者，從一切法而發起之。其處門者，於一切法亦無所處不懷憂慼。其作門者，不見諸法所造種姓。其等門者，於一切法奉修平等而不退轉。其垢門者，計於諸法以離垢穢本末無疵。其受門者，攝取諸法而不可得，志於深妙，於六事入及一切法意得永寂。其岸門者，一切諸法令度彼岸，不見彼此度與未度。其生門者，不得諸法生老病死。其思門者，一切諸法悉為寂靜，不念不捨無著不著。其法門者，法界常住則以隨時興顯諸經。其寂門者，一切諸法皆在澹泊靜寞之地而無患難。其虛門者，一切諸法，皆如虛空無本末無住。其盡門者，諸法悉盡而不退轉悉亦永滅。其住門者，諸法無動無能搖者。其慧門者，因從其慧無所習行，悉無能知亦無不知無思無見。其斯門者，一切諸法無應不應，亦無合散曠其言辭。其闡門者，雖遊諸法蠲除諸戶。其蓋門者，於一切法去諸覆蓋，使知空無棄捐六事。其念門者，而於諸法消化所生不念不忘。其已門者，諸法皆由因空，而生恐懼緣生眾苦。其去門者，於一切法捨離斷滅有常之計。其數門者，悉於諸法不舉所生，諸所有數無高無下。其立門者，一切法住，住無所住除諸所處。其無門者，雖在諸法無來無去，不立不坐不遊不寐無應不應。其具門者，存於諸法具足無六無度不度，無所周遍猶如虛空。其陰門者，皆於諸法解知五陰起無所起。其響門者，解一切法無有音聲，所謂無響永離文辭。其差門者，了於諸法雖處放逸而無馳騁。其固門者，明知諸法解散堅強永令滅度。其消門者，悉達諸法了其邊際，而無處所無有終始，亦無有生猶如世尊。

「計於文字無能堪任，倍加言辭亦無所有，亦復無名文字，無言亦不談語，不執所向無書無讀。所以然者，虛無實故。諸法如是，由此而有，是入總持。計於無者宣暢入空，其能入此近菩薩行。於諸文字解無瘡病，不為文字之所繫著，分別諸法所由次第，逮得聖慧音聲所由。

「假使菩薩入此文字空印門迹，若聞若受執念懷抱，為他人說心不墮落，則能蠲除二十眾結：一、其志強而不怯弱；二、意念常存不為恍惚；三、能獨步無所忌難；四、其心堅強不懷羸劣；五、志在

羞恥慚愧不逮；六、意能覺了靡不通達；七、智慧巍巍莫不蒙曜；八、辯才之辭無一滯礙；九、致總持所聞悉持未曾忘失；十、除疑網無有猶豫；十一、通達不懷沈吟；十二、所在遊居在於眾人不懷增減；十三、言辭柔和無不稽顙；十四、若聞麁言不以憂慼；十五、性不卒暴而常安詳；十六、所住明了分別音響；十七、了五陰品四大諸入報應因緣；十八、剖判諸法靡不通達曉了諸法，知人心念而為說法；十九、知處非處限與無限，曉了智慧明解善權隨時開化；二十、識別進退出入之事威儀禮節，解了羞恥執堅牢劍所可遊入，興發無上正真之道。

「說此文字空印之門，若聞若受，奉持諷誦，這得聞之致十功勳：一、世世所生不受女身；二、棄捐眾難八不閑處；三、所在遊居常得閑暇不懷怱怱；四、常值佛世這見世尊，便生悅豫；五、其心亘然供養大聖；六、如來見心為說經典；七、聞其所說輒則奉行；八、尋便逮得立不退轉；九、曉了空慧逮無從生；十、疾成無上正真之道。是佛要集。

「又，所可宣佛要集者，等於三世，嚴淨三場，逮無所生了真諦法，解了三界，暢婬怒癡，自然無樂，無斷無常，無處無住。其三乘者歸于一門，通達諸法而無所諍，入無等倫，無行無步，無想無比。

「又計佛者，未曾覺成逮最正覺，不決諸法不知不得。佛不逮慧亦不無慧，不合塵勞亦無瞋恨亦不取證，不得不礙亦無所行，不住平等。佛不得道亦無所失，無法無眾，佛不得佛，不想菩薩，不解不縛，一切眾生本甚清淨。佛不見法不聞不念，亦無所教，尊無所說亦無言辭。

「解諸佛者乃知無言初不演音，於當來世亦無所宣，不教人說無慧不慧。佛非眾祐亦非淨畢眾祐之德，佛不飲食，不施人食。佛無有身亦無形體，莫觀如來有色身也，無相無好。無有經典及與法界，佛不出現亦不常存，未曾滅度亦無所滅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諸法永滅度故。佛不獨立不處大眾，無能見佛亦無聞者，無有供養。計諸佛法無有若干，亦復非一。佛不得道，不求處所，不轉法輪亦不退還。佛如假號，計如佛者音聲亦如，過去當來音響無異，去來平等。其平等者則無偏黨，其無偏黨彼無無量，其無無量彼無終亡，其無終亡不行醫藥，是佛要集。

「所以宣傳佛所講者，欲以愍傷度眾生故，佛無要集亦不分別，亦不講論要集之義。」

天王如來，講說於此佛諸要集經典義時，普光世界萬二千菩薩皆悉逮得無所從生法忍。時諸菩薩都不自見若干億佛，但覩一佛天王如來。

於是文殊師利住忍世界，心自念言：「今日十方各恒沙等諸佛世尊，悉來集會東方佛土天王佛所，普共頒宣佛要集法。吾寧可往詣彼世界，奉見諸佛諮受經典。吾常周行至於十方，稽首諸佛聽所說法，於今悉集會一佛土，是時難值希未曾有，如是比像無上聖土顯出於世，不可再遇難可見聞。」
文殊師利報彌勒曰：「可共俱往詣天王佛普光剎土，無央數佛百千億載悉會乎彼，俱同頒宣佛要集法，當共聽受并見諸佛。所以者何？諸大聖尊皆會一處，難可值遇。」
彌勒菩薩答文殊師利曰：「仁者欲往便可進路，吾不行也。所以者何？諸佛會者道德巍巍，不可攀喻，身不能見，亦不堪任覩形聞音。又，文殊師利！莫以像色觀諸如來，佛者法身，法身叵見無聞無養。」
文殊問曰：「卿不供養於如來乎？」
彌勒答曰：「吾不供養。所以者何？如來至真不可供養，本無如來則無二故。」
文殊又謂：「所言無二，為何謂乎？」
彌勒答曰：「其無二者，謂無所著，不可稱載，無有若干。所言無二，不造二業。何謂二業？言此塵勞是懷瞋恨，興如是輩生滅之見，此為奉戒、是為毀禁，妄想彼此，斯謂為二；此為聲聞、是為緣覺，斯平等覺。妄想如是則為造二。斯為聲聞、為緣覺、為佛，懷如此想則曰為二。當除此法、奉行其法證明其法，此為二。分別其慧，其不解慧。假使，文殊！念持二慧志在進退，上至計佛則造二業。我於一劫若復過劫，講說諸二，所演辯才而無窮極。所以者何？計諸二者而無有二，敢可頒宣皆入一義，一切諸法皆無若干。」
文殊答曰：「卿身今者墮大顛倒，一切諸法悉無所生，強為分別，若干種辭反諮嗟身，我於一劫若復過劫，辯無窮盡。」
彌勒答曰：「因其文字言有所著，察一切法實無所生相不可動。」
時，文殊師利謂餘菩薩：「諸族姓子！俱共往至天王佛所，見諸如來聽受所說。」
辯積菩薩報文殊曰：「如來至真不可得見，何因仁者而發此教，當共往見如來乎？如來何在，而欲見耶？曾聞佛說，如來至真無去無來，今計三世法皆悉空無，故不可見。向者文殊有此教言，往見如來。以何等眼觀如來乎？肉眼見耶？為用天眼？若以肉眼，肉眼無見。所以者何？肉眼空故，空無所見。若以天眼，計於天眼無有想念，不以想念可見如來。」
文殊告曰：「如族姓子今者所念，無有如來亦無經典，無見無養。如辯積意所趣云言，寧可稱說分別言辭。諸佛如來，眾生往來供養

奉事，悉假文字，字自然空，以故平等此之謂也。如來無言無本無轉，悉自然空，謂此二事悉平等矣。如來無言無本無轉，其堪任者可共俱進，不肯者已，吾當獨往。

「無形而現形，　亦不住於色，
欲以開化眾，　現身而有教。
佛者無色會，　亦不著有為，
皆度一切數，　導師故現身。」

諸佛要集經卷上

諸佛要集經卷下

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

於是文殊師利，飢虛於法而無厭倦，獨己無侶佛神所制，使彼眾會無一從者。文殊師利如伸臂頃須臾之間，從忍世界忽然不現，至普光土天王佛所。於時，文殊皆繞三千大千世界至于七匝，稽首諸佛却住一面。

爾時天王如來右面，有一女人名曰離意，結跏趺坐，以普月離垢光明三昧正受。

時天王佛心自念言：「文殊師利諸佛所歎，深奧忍辱行於空慧，無能逮者，虛靜寂寞以為功勳。今從忍界興心念來，墮大顛倒，極受吾我而有所趣，當退立之鐵圍山頂。由是之故，令講無極深妙之法，當為將來諸菩薩眾顯大光明。所以者何？諸佛之法不可思議，巍巍無量深不可逮。文殊師利博聞第一道慧超殊，如十方空尚令住於鐵圍山頂，爾乃能發起一切眾生。」

天王如來告文殊曰：「來至於此欲何所觀？」文殊白曰：「唯然，世尊！我在忍界心自念言：『諸佛興世甚難得值，講說經典亦復難遇，十方諸佛不可稱數億百千載，悉來集會普光世界宣要集法。吾當往詣見諸如來聽所說法，以法故舉詣此佛土。』」

天王如來即如其像，三昧正受而現神足，移文殊師利，自然立於鐵圍山頂。不自覺知誰為舉著於此山頂，於彼自念：「今何變怪？吾在大眾巍巍難量威神殊絕，處諸大聖嚴淨道場，忽至于此住鐵圍頂，誰之所為？」尋即知之，天王如來之所興變。文殊師利復自念言：「此何瑞應而有此變？於大眾會自然住斯，離意女人坐於天王如來之右，不徙彼女獨移吾身。又彼女人，將無德本純淑無侶，深入法忍總持無底，踰於我乎。所以者何？不遣彼女反遷我矣。」

文殊復言：「今顯神足威神變化，無極聖慧示其道力，還於眾會。」即如其像，三昧正受而現神足。發意之頃，越于東方恒沙佛土，不能捨遠。「彼佛世界大如毛氂，況入佛會未之有也。」於時文殊復至十方無量世界，作其威勢道力之變，不能還復入諸佛會。所以者何？諸佛威神之所建立。

文殊師利普至十方無央數億百千姟土，尋復還住鐵圍山頂，自思惟言：「諸佛世尊所立聖旨 ，威神無量道慧高遠，不可攀喻，吾之神足所不能及，不可作力與講神足。所以者何？諸佛說法終不虛妄，獨步十方而無儔匹，悉是我身之不及耳，至使不得聽受說法。諸如來法，未曾相枉，諸佛等心向於眾生，寧可於此鐵圍山頂，修四意止定意正受。」

文殊師利又心念言：「何謂意止？謂無有意不念諸法，諸法無處亦非無住。以何無住？無處所故。是誰為究暢本末遣諸法乎？所可住處亦無所住，是為住處。是四意止住無所住，所謂無意亦無所念。」

文殊師利遵修於是四意止時，四萬二千諸天子等，往到其所稽首足下，雨諸天華香供養文殊，遷住一面。時有天子名光明幢，問文殊曰：「向者何定修何道行，這興起乎？」

文殊答曰：「天子！於今反問我言：『以何等定，而遵修行今乃興起？』所行定者，諸佛大聖所不得處，聲聞亦然，以是定意而遵修行，因斯所行，使諸眾生婬怒癡俱，吾奉此行。」

時光明幢天子問曰：「其行何類？諸佛大聖所不得處。」

答曰：「行空無相無願，諸佛大聖所不得處。」

天子又問：「諸佛大聖所不得處，於今仁者修此行乎？」

文殊答曰：「假使有行，吾當行之。向者所行，永無所行。何者然乎？一切諸法悉澹泊故。」

向天子問：「以何等定，而遵修行修四意止？」天子又問：「何謂意止，一切諸法無意無念？」天子又問：「假使無意無有念者，何有行乎？」

文殊答曰：「無意無念為第一行，其惟此行為平等行。其行平等則無偏黨，其無偏黨則無五趣，其無五趣不見癡本，其無癡本不生慧明，不生明者則無所起，其無所起則無所壞，其無所壞則無律儀，其無律儀則無所成，其無所成則無所壞，其無所壞是則名曰本末清淨，是賢聖行永離塵勞。」

又問文殊：「所謂塵勞，為何謂乎？」

文殊答曰：「其識退轉樂于佛慧，是謂塵勞。受于思想而計有身，有所依猗而興思惟，憍慢自大，有所依慕希望誓願，校計稱量圖度遠近，思惟觀察念應不應。除去貢高而計斷滅，心念有常，於無所受受止宿處而歸所見，取於所有受無所有，乃至放逸思惟調戲，稱量其心欲至平等，計如是行、賢聖法律，皆為塵勞。」

時光明幢天子讚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文殊師利！快說斯言，乃能以此四意止行。」

文殊師利尋告之曰：「無得妄想，於諸名色悉無所生亦無所成，復無現在亦無言辭，假隨時說，諸法無住亦無不住，反稱善哉！」

又問天子：「不說意止則不可說，亦無能講令辭所趣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諸法悉無所說，欲宣諸法不可分別，未曾有教，各各隨時而開化之。」

時光明幢問文殊曰：「向者所說，順從一切愚癡凡夫，所住處所行婬怒癡，住於此行而復興起。愚癡凡夫為住何所行婬怒癡？」

文殊答曰：「愚癡凡夫住無所有，行婬怒癡立在法界，處於本際而住無本。所以者何？天子當知，法界所在，不可分別亦不可說，無本本際亦復若茲。」
天子又問：「所言本際，為何謂乎？」
文殊答曰：「眾生之原名曰本際。」
天子又問：「眾生之原，為何謂乎？」
文殊答曰：「生死之本，為眾生原。」
天子又問：「於彼何謂為生死本？」
文殊答曰：「虛空之本為生死原，由如，天子！虛空之界，本際無斷無有邊岸，不長不短，不麁不細，不廣不狹，無遠無近，無方無圓，其虛空者假有號耳，亦復無名。一切諸法亦復若斯，猶如虛空，但假有名。亦如虛空不生不壽，不病不老，亦復不死，亦無往生，無有妄想，不懷瞋恨，亦無所失，亦無不失悉無所著，不懷憂慼，一切諸法皆為歸趣，此一本際亦無所歸，無有計數。天子當知，一切諸法無進無退，無合無散，不可恕當，無處所故。是故，天子！一切諸法悉無處所，無所志願，無將不將，無有科律，是為一切諸法悉等而無偏黨，故曰無本，本無如是。」
說是語時，諸天子眾皆悉逮得無所從生法忍。時諸天子住於法空，則行恭恪，便雨天華，供養散於文殊師利。文殊師利威神所感，諸華皆住於虛空中無執持者，猶如根生。
文殊師利告光明幢：「於天子意所志云何？今此諸華依因何住？」
天子答曰：「無所依住。」
文殊告曰：「是故，天子！當知諸法住無所住，如虛空住，如空無動，不墮不搖，無念無想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諸法等如虛空，是故無動不墮不搖。」
時光明幢白文殊曰：「仁者！神足巍巍乃爾，不可稱限，發意之頃，至於十方無央數億百千載土，尋即復還。」
文殊答曰：「諸佛不得神足變化威神無量，諸聲聞等亦不能及。所以者何？道慧無際尚不得聞，安能逮耶！一切愚癡凡夫之士，所逮神足，一切諸佛、諸菩薩眾及諸聲聞，於無央數阿僧祇劫所不能得，亦無逮者，亦無當得。一切愚癡凡夫之士，獨能得耳。為何所得？得我人壽及命意識、斷滅計常、得婬怒癡，諸佛世尊所不得者。所謂得者道所不興，無所生者而反使生。是故，天子！一切愚癡凡夫之士所可得者，諸佛菩薩弟子緣覺所不能逮。」
諸佛說是諸佛要集時，各還本處。於是天王如來心自念言：「吾可現應，使文殊師利還詣此乎！」時天王佛則捨神足，從其右掌演紫金光，其明照於文殊師利繞之七匝，於文殊師利頂上不現。

文殊師利尋即知之，天王如來念欲相見。文殊因告光明幢曰：「當往俱至天王如來，稽首作禮諮受所問深妙之義，今說法門。」
天子答曰：「善哉！行矣，宜知是時。」
文殊師利發意之頃，光明幢俱，鐵圍山頂忽然不見，尋住天王如來之前，稽首足下右繞三匝，退住一面叉手恭立；十方世界諸天子等，亦復如是也。
文殊師利白天王佛：「若善男子及善女人，俱殖德本修深妙法，不當懷疑，成已法器一切蒙恩。所以者何？見諸大聖踰於龍象，又諸大聖既共會焉！吾在於外不得預數，離於如是輩深妙法義，其離意女身續獨存，專坐於斯而不動移，不見退去；如我見遣諮嗟如此，無極微妙經典之要，我反徙住鐵圍山頂。吾自憶念，一旦食頃遍至東方不可計會恒沙佛土，稽首諸佛聽所演法執持在心，啟問諸佛解決所疑，未曾識念而見發遣處他佛土。諸佛世尊察我志操，尚復相勸頒宣經道，於今大聖反徙我著鐵圍山頂，因此興發無極法教，多所歡悅咸共渴仰，飢虛道化若干法教，其心兀兀欲覩如來，而發念言：『以何等故獨徙吾身捨於眾會，其離意女安然不出？』復更念言：『如來至真所演經教不見侵枉，心非不受是我不及，彼所說法非其器故，以故相移住於此耳，獨不徙女。』」
天王如來報文殊曰：「諸佛世尊所宣經道，仁者於彼靡不應受。又諸佛世尊道慧玄殊不可攀逮，以是之故不可如常，一等如意演諸佛要集。
「又，文殊師利！向者從忍世界發起來時，心自念言：『今普光界講佛要集經典之義，我當往至稽首諸佛聽所演法。』當爾之時墮大艱難，在無極倒不順思想。從彼剎來欲得見佛聽所說法，則以三事自著罣礙，懷抱此意至斯佛土。何謂為三？一、得己身；二、得諸佛；三、逮諸法。文殊當知，不可倒行致諸菩薩無礙慧行。於文殊意所趣云何？從古以來，頗有能覩見如來乎？如來寧可復觀察耶？」
文殊白佛：「唯然，世尊！真諦觀法無有諸佛及與諸法，一切諸法悉無所生，如來無見不可覩佛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諸法悉無所見。」
時佛復問文殊師利：「以何等眼通暢之行欲見如來？以何等耳清徹諸義欲聽如來所說經典？」文殊師利默然無言。
於時彼會餘菩薩眾，各心念言：「文殊師利實不堪任答報如來所問法義。所以者何？如來向者有所難問，默而無言。」
天王如來知諸菩薩心之所念，告諸菩薩：「止族姓子！莫觀文殊想言不及。所以者何？解深法忍權慧悉備，靡不通達智踰虛空，默然不言以報如來。」
諸菩薩問：「唯諾，世尊！以何等意究暢慧義發遣此問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是，族姓子！文殊師利心自念言：『設我報說有此眼耳有所見聞，則計有常；若復說言無眼無耳，則墮斷滅。其行斷滅及計有常，不曉了法。其如法者，彼無斷滅、不計常矣。其不斷滅、不計有常，則無所生，其無所生則無言辭。』以故，文殊見所難問，默然無言則為答佛。」說是語時，六百菩薩逮得無所從生法忍。

爾時，世尊告文殊師利：「仁以三事著於罣礙，以故相遣住鐵圍山頂。又仁復問：『以何因緣，離意女身獨存不出？』是離意女，普月離垢光明三昧而正受矣。心永無念，諸佛來至、若不來耶，為說經法、若不說乎，永無佛想亦不想法，無彼我想，蠲除一切諸念妄想。女住此定，普聞十方無央數姟百千億載現在佛土諸佛說法，而無所著。所可聽受為他人說。有此女身不從此剎到他佛土，在諸剎土無剎土想，處於諸佛無諸佛想，聞所說法無經典想，無吾我想、無他人想，猶月宮殿未曾動移下於人間，光明普照靡不見者。月之所照不念遠近，亦無想念：『我當照某，若不照也。』此女如是，住三昧定，現於無量無際世界，度脫開化無數眾生，所可顯現諸佛國土，不想眾生等說經典。佛於一劫復過一劫，諮嗟嘆此離意女德，不能盡暢得其邊際。其女功勳不可思議，巍巍若斯！」

文殊白佛：「其此佛土諸菩薩眾億百千姟，諸佛會時，徙諸菩薩著他界乎？如我見遣耶！」

佛言：「且默，文殊師利！無得稱限如來聖慧，亦勿平相如來變化之所建立。所以者何？此，文殊師利！三千大千世界充備諸佛，猶如甘蔗竹蘆稻麻叢林，諸如來集其數若斯。於此剎土，諸菩薩眾，天、龍、鬼神、犍沓和、阿須倫、迦留羅、真陀羅、摩休勒、人與非人，無一見者，唯見於吾一如來身，亦復不聞諸佛說法，但見吾身頒宣道化。文殊且觀，如來至真之所建立，神足變化不可稱限，其身微妙諸佛充滿，三千大千世界靡不周遍，諸菩薩眾則以道眼見一如來，豈況餘人，欲得見乎未之有也？諸天、龍、神、犍沓和等及人非人，遊此三千大千世界，周旋往來立坐臥寐，寂寞澹泊威儀禮節，所行齊整亦不妨礙，諸如來身無有限蔽。

「是故，文殊當造斯觀，諸如來等則為法身，無有色像，佛身無漏，諸漏已盡亦無有身，觀之無類，無生無起，無見無聞，無意無處，亦如虛空，無有諸漏，無因緣根，無像無見不可捉持，欲覩虛空而不可見，無有五眼。何謂五眼？一曰、天眼；二曰、肉眼；三曰、慧眼；四曰、法眼；五曰、佛眼。其虛空者假有名耳，其如來身亦復如是，無漏無色亦無見者，無有根也。無見如來，佛無五眼，如來至真假有名矣，則無所應。文殊！觀此諸如來眾，神足變化，身如虛空，而反隨時示現色身三十二相八十種好。

「文殊師利！向者所見諸如來身，悉是諸佛威神建立之所感動。所以者何？用仁者故，當顯無極深妙法教。」
時彼佛土諸會菩薩，異口同音舉聲讚曰：「至未曾有驚憙悅豫，諸佛世尊，威神變化巍巍若此。十方如來皆來會斯，充滿佛土。吾等菩薩，不見一佛，不憶形響，誰來誰去，何所解說分別經誼？但共見此一如來尊。唯願大聖！今覩大乘無極聖慧，一一人故，恒邊沙劫地獄見煮，行菩薩道宜忍此患，不當違捨如是比慧。」
文殊師利問天王佛：「今此女子，發無上正真道心以來久如？所行寂寞誓願高遠，定意若斯？」
佛言：「發無上正真道意以來，不可計也，勤力懷信常無放逸，施戒忍精進一心智慧，具足佛道，所行已備，隨諸佛教。於過去佛殖眾德本，供養無數億百千姟諸大聖尊。
「文殊師利！今此女子從三昧起，仁可問之，發道意來，為能久如？當見發遣。」
於是，文殊師利聞佛教詔，即從坐起，到其女所，至心彈指，聲揚大音，欲令女起，其女寂靜三昧不興。文殊師利即如其像，變無限身益高彈指，其彈指聲，聞於十方無數世界，女亦寂靜不從定起。於時文殊即如色像，三昧正受現大神足，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眾生，世間人民、諸天、龍、鬼神、犍沓和等，億百千姟，一切妓樂不鼓自鳴，及復亦化琴瑟箏笛萬種之妓，俱時同作演柔軟音，清明和雅悲哀之聲，其樂各各宣無數響，徹聞十方無量世界，不能令女從三昧起。
時於十方今現在佛邊，諸侍者各各問佛：「今日何故，諸大樂音無數無量，清和之聲聞諸佛土？其音柔軟，悲哀之曲，莫不歡然。」
於時諸佛各謂侍者：「有族姓子！普光世界天王如來，其土有女名曰離意，在佛右面，普月離垢光明三昧而正受矣。有菩薩名文殊師利，被大德鎧過不退轉，欲令此女從三昧覺故，感動如此。諸世間人、天、龍、鬼神、犍沓和等，若干妓樂億百千姟，俱自然作諸化妓樂，亦復如是不鼓自鳴，欲令斯女從三昧起，不能使興。以是之故，諸大音樂普遍世間。」
侍者白佛：「至未曾有不可逮及，此女三昧寂然巍巍不可稱限，如是比像，若干種樂清和之曲，女續三昧而不興焉。」
諸佛告曰：「如諸族姓子之所言也，此女三昧不可思議。」
說是語時，十方無量不可計會眾生之類，皆發無上正真道意，各歌頌言：「願令我等逮得如是寂定三昧，如今此女，獲致神足無極變化聖通徹暢，如文殊師利。」
時，文殊師利復如其像三昧正受，變三千大千世界，須彌山王、雪山、黑山、目鄰山、大目鄰山、鐵圍、大鐵圍山，展轉相搏不能自

安。譬如勇士以大勢力兩掌相拍，亦如大雷其音暢逸無不聞者。須彌、鐵圍諸山，如是展轉相振各各崩落，諸山躂地其形可畏，斯聲甚悲，又彼大聲，聞於無量無際世界，其女三昧亦不移興。
時文殊師利，不近彼女，以權方便兩手牽女，欲令起坐，乃動下方恒河沙等諸佛剎土，不能移女大如毛髮，亦不能令從三昧興。加復興顯一切勢力，欲舉彼女，恒河沙等諸佛剎土皆拔反仰，不能令女從三昧興。文殊師利截斷其女所坐地處，舉著右掌掉擲梵天，復在梵天天上地坐，不能令女從三昧起。
於時文殊復從梵天，舉其女身著其右掌，過於東方恒河沙佛土，南方、西方、北方、四維、上下各恒河沙等諸佛剎土，亦復如是。十方剎土眾音妓樂悉鳴，諸山崩落音聲可畏，雨諸天華，其響暢逸無可為喻，不能令女從三昧興。
於時文殊，舉女投擲遍於十方不能令覺，還安故處，叉手前白天王如來：「唯然，大聖！諸菩薩行至未曾有，不可逮及思惟稱量，吾能令變處虛空諸器，起立周旋行來談語，於今顯現無極神足，變化感動諸大聲音，崩毀須彌鐵圍諸山，拔諸佛土移十方界，永不能使從三昧起。吾當謙恭為女作禮，及復餘學大士之眾，諸族姓子、若族姓女、初發無上正真道意者，以成未成甫欲學者，慕樂如斯無極大慧，亦當歸之。所以者何？菩薩所行不可攀喻。」
文殊師利舉離意女，至於十方諸佛剎土，周旋往來所感動聲，不能令女從三昧興。當爾之時，開化十方無數眾生令發道意，不可限人成眾德本。
天王如來報文殊曰：「誠如所云，菩薩大士所被德鎧不可思議，一切聲聞若與緣覺所不及知，況復凡庶所能逮乎？猶如三千大千世界成為大鼓，別異世界鼓大，亦如其鼓乃爾，廣長無量。時彼忽有大丈夫現，其身高大，如三千世界，舉一大桴如千世界，於是女前撾此大鼓，具足一劫若復過劫，不能令女耳聞音聲，況復欲使從三昧興，未之有也。文殊！欲知此女三昧，寂定靜安終不興移，道慧如是威德無限。」
文殊問佛：「誰能堪任感動此女從三昧興？」
佛報文殊：「唯有如來能令興起，復有菩薩名棄諸陰蓋，亦能使興。」
佛這發意，此族姓子名德之勳，三千大千世界六反震動。天王佛邊有一菩薩，名曰燈明王，為佛侍者，前問佛言：「今何因緣地大震動？」
佛告侍者：「向者這歎棄諸陰蓋菩薩名故，三千大千世界為大震動，又及他方諸佛剎土諸如來等，所在方面歎斯名者，其地亦復六反震動。」

時會菩薩皆懷飢虛，欲得見棄諸陰蓋菩薩所在，文殊師利亦復俱然。文殊師利見諸菩薩心之所念，亦自敬樂欲令女興，白天王佛：「善哉！世尊！願垂威光，一切會者悉懷渴仰，咸欲得見棄諸陰蓋菩薩大士。如來普愍，唯顯神足無極道聖，使族姓子詣斯佛土，講演深法，諸菩薩聞，因當習學至真之誼，并使女從三昧興，開示不及。」

爾時燈明王菩薩大士，問天王佛：「其族姓子，為在何方何佛剎土？其土如來所號為何？」

其佛報曰：「下方過此恒河沙等諸佛剎土，界名錦幢，其佛名曰師子鷹象頂吼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，現在說法。彼之佛土純諸菩薩，被大德鎧不可思議，具足充滿於其佛土，如來恒宣不退轉輪。棄諸陰蓋菩薩大士，遊於彼國。」

天王如來自在其座，右足大指演金色光，其光名曰請諸菩薩，這放此明，照下方恒河沙等諸佛剎土。其明則曜棄諸陰蓋菩薩之身，繞之七匝於頂上沒。

棄諸陰蓋菩薩自念：「今何以故，柔軟清和無極光明，繞吾七匝沒其頂乎？」尋即知之，天王如來快欲相見。時便往詣師子鷹象頂吼如來所，稽首足下，白其佛言：「欲詣上方普光世界天王佛所，今彼如來欲得相見。」

佛言：「往。族姓子！宜知是時。」

師子鷹象頂吼如來邊，有菩薩名眾告義，為佛侍者，前白佛言：「我等欲見普光世界及天王如來。」師子鷹象頂吼至真正覺悅可之。尋時演出眉間相光，照於上方恒河沙等諸佛剎土，通普光界，悉共遙見天王如來諸菩薩眾眷屬圍繞，而為說經。佛身獨顯如紫金山，其佛光明踰日月明，猶明眼者對觀人面，悉了了分明，一切眾會見天王佛，亦復若斯，及諸菩薩。

時棄諸陰蓋菩薩，與五十萬菩薩，沒彼佛土，發意之頃，至普光界天王佛所。棄諸陰蓋與諸菩薩，偏出右肩禮天王佛，頭面自歸繞之三匝退住虛空。

時諸菩薩解了諸身三昧正受，棄諸陰蓋即如其像而見瑞應，顯示神足空中散花其墮如雨，其華皆散天王如來前後左右，此華暢音說微妙義：「師子鷹象頂吼如來至真，敬問無量：聖體康寧，進止輕利，勢力安耶？」

時彼眾會怪未曾有：「誰之威神，令此眾華出柔軟音宣傳意敬？」

文殊師利問天王佛：「唯然，世尊！誰之聖旨 ，雨此眾花演微妙音？」

佛報文殊：「棄諸陰蓋菩薩威變。」

又問世尊：「今為所在？」

佛言：「在上空中，解了諸身三昧正受。」
又問：「諸菩薩眾何以不現？」
佛言：「棄諸陰蓋菩薩威神，使不得現。」
文殊師利心自念言：「吾當以是三昧正受，求諸菩薩為在何所？」
棄諸陰蓋菩薩即知，便沒形而謂文殊：「於意云何？唯有是一解了諸身三昧定乎？莫造斯觀，解了諸身三昧定數不可稱限。向者三昧，如大海中別一涕耳。我身諸定三昧坐興不可稱載，仁者造來所未聞名。」
文殊師利復自念言：「寧可思察吾本往世所修妙行，緣是必得成此三昧。」尋如所念即如其像，一彈指頃具諸三昧。
時天王佛告眾菩薩：「諸族姓子！皆共觀斯精進之業，而致超踰殊特之義，諸餘菩薩億百千劫，勤行積德乃逮此定。今者文殊，一彈指頃輒悉具之。」
文殊師利白天王佛：「唯垂當現，此諸菩薩眾會族姓，咸欲見之。」
棄諸陰蓋與諸菩薩，稽首佛足尋沒其身，問文殊曰：「寧相見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見。」
天王如來告棄諸陰蓋菩薩：「敢來眾會咸欲相見，當自現身。」及諸菩薩尋即受教，與諸正士菩薩之等從三昧興，稽首佛足，繞之三匝，退在一面，如本所誓化作蓮華而坐其上。
於是，文殊師利謂棄諸陰蓋菩薩：「感此女子令三昧起。」
答曰：「且止！虛空界者無有三昧，亦不興起，又虛空者不可動搖。向者文殊而發此言，感令是女從三昧起，當以其名從定起耶？若以色乎？為以識也？計色自然，不為三昧，亦不正受亦不興起。其識自然，不為正受，亦不興起。一切諸法亦無本淨，亦不正受無所興起。今我當起何所法乎？假使，文殊！諸法三昧吾當令興，永無正受當何所興？所以者何？一切諸法悉無興立亦無存亡。」
天王如來告棄諸陰蓋：「汝族姓子，感此女人從三昧起。」
白佛：「我不堪任於如來前興顯己功，我身宜當覆感，至真如來應當感此女人從三昧興，正使我任能令此女從三昧起，如來至真普了諸法慧無罣礙，隨時說法靡不通暢，應當令女從三昧起，見佛道神莫不欣悅皆發大意。」
時天王佛，以興定意三昧正受。這定意已，應時於彼三千大千世界，諸天、龍、神及世間人，諸菩薩眾三昧正受者，及與彼女，皆從定起。這從坐起，十方尋時六反震動，咸皆踊上住虛空中。當爾之時，無數百千諸天來會。女住虛空，僉雨青蓮紅黃白蓮華供養如來。

於時，文殊問離意女：「至未曾有寂然之行，所得三昧不可及逮。」
其女報曰：「文殊！且止！勿懷妄想，寂三昧定永無逮得。所以者何？諸佛世尊所修道慧無所得也，其有得者則有所失，諸法澹泊默然寂靜，其寂靜者無所復寂，又其寂靜亦不三昧，無有正受亦不興起。」
文殊答曰：「誠如女辭，女之永定甚為殊特，設無微妙不逮三昧則有所得，興發曠大無極音聲而不起耶！」
女又問曰：「其法界者，寧有三昧復興起耶！」
文殊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女又問曰：「其不三昧可令起耶！寧有色像比類貌耶？」
文殊報曰：「設無形像比類貌者，誰三昧乎？」
其女答曰：「諸法本淨為三昧也，不復定意亦無所興，是故諸法悉如呼響。譬如諸天及世間人若干種樂，寧能演出各妙音不？」
曰：「如姊言。」又問：「其虛空界豈有此念？念是妓樂暢若干種悲和音耶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。是故，文殊！一切諸法等如虛空，誰聞彼音？若有耳識乃得聞聲。」
文殊問曰：「女無耳耶？何不聞乎？」女默無言。文殊復問，如是至三，女默不報。
女又答曰：「不為不聞。」
又問：「何故默然？」
其女答曰：「常無所得。」
離意女子復問文殊：「猶如，文殊！大亂風起而普流布入大樹裏，無能見者為何像類，風無想念樹無所思，風不念：『是我入大樹而動搖之。』樹亦不念：『風入我體。』菩薩如是，恒常奉行摩訶般若波羅蜜慧，悉除諸想，不自念言：『我三昧定。』亦復不念：『從三昧起。』所以者何？一切諸法悉本淨故。」
文殊師利曰：「姊！宜當從虛空來下，住如來前乃說此事。」
其女答曰：「我立己行，不用他行。」
文殊又問：「何謂己行？」
其女答曰：「一切眾生皆因虛空。所以者何？眾生之類，悉依虛空周旋往來，眾生居業衣被飲食，諸所興造不離虛空。是故眾生，自然遊空，一切諸法，虛空見印。」
時女即從虛空來下，退在一面蓮華上坐，不禮如來，亦不占謝。
文殊師利問：「於離意女甚憍慢不懷恭恪，不禮如來默然坐乎？」
其女答曰：「審如來言實無恭恪。所以者何？不有所作亦不無作。於意云何？其本無者寧可禮乎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其女報曰：「以是之故，佛不可禮。所以者何？計於本無及如來尊，無有二也，當等觀之。」
又問文殊：「見如來乎？」
文殊答曰：「等觀之耳。」
又問：「以何等觀？」
文殊答曰：「無本等故，以是等觀；以無形像，是故等觀。吾之正觀，平等如是。」
其女又問：「如是等觀為見何等？」
答曰：「如是觀者為無所見。」
女又問：「為以肉眼無所見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以肉眼，亦不天眼。所以者何？眼無所生亦無所起，猶如幻化，不有不無，亦不當說有無之行。」
文殊師利問其女曰：「於今何故不轉女身？」
其女答曰：「文殊且止！勿懷妄想，仁有意觀，達諸法者有男女乎？」
答曰：「無也。」
又問：「計於色者有男女乎？」
答曰：「無也。」
「痛想行識有男女乎？」答曰：「無也。」
「地水火風有男女乎？」答曰：「無也。」
「虛空曠然無有邊際，不見處所，有男女乎？」
答曰：「無也。」
又問文殊：「所說文字本末有處所，得男女乎？」
答曰：「無也。」
其女報曰：「向者何故而發此言：『於今何故不轉女身？』假使我已自得女處見於男女，則捨女像當受男形？我不得女不見男子，何因捨女成男子形？計於諸法無合無散，無本本際，空靜虛空無合無散，一切諸法悉如虛空，當以何因轉於女像成男子乎？所以者何？是為如來之所頒宣第一法教。」
又問女曰：「眼無男女，耳鼻口身意亦無男女，假使諸法無男女者，無合無散則無男女。」
文殊師利又問女曰：「汝發道意為幾何乎？」
其女答曰：「如幻師化，神識所存。吾發道意遠近亦然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諸法悉如幻化。向者文殊發此問言：『女發道意為幾何乎？』如是所悟非問之理。所以者何？無所生者不可令生，亦不可恕心之處所，其無處所，彼無所生亦無所滅。」
文殊又問：「設以此者，所遵何所應順智慧？」

其女答曰：「無聞無言是應智慧。」
又復問曰：「何謂應順？」
其女答曰：「其無所生則為應順。」
又復問女：「得法忍來為幾何乎？」
答曰：「無也。」
又問：「女為逮得無所從生法忍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又問：「何故？」
答曰：「其無所生則無所得，以是之故不得法忍，亦不逮成無所從生法忍。」
文殊又問：「女覩何義被弘誓鎧、發道心乎？」
其女答曰：「一切眾生無滅度故，是故菩薩發於道心，修弘誓鎧。」
又問：「何故？」
答曰：「一切眾生及與諸法極滅度故。云何？文殊！諸過去佛平等正覺，不度眾生，當來現在亦無所度。所以者何？一切眾生從虛無出。」
文殊又問：「佛以何因興現世間乎？」
答曰：「欲使無造無所作故，故興於世。所以者何？遵修斯者無作不作。」
文殊又問：「何故出家受具足戒為比丘乎？」
其女答曰：「欲得具足五逆業故。」
又問：「誰當信汝如是言辭？」
答曰：「其不生令無所起無所懷者，乃信此耳。」
又問：「以何信樂？」
答曰：「以無所說謂之信樂。」
又問：「其不樂脫，有何結礙？」
答曰：「其不樂脫，脫為結礙。」
文殊答曰：「至未曾有難及難及，所演辯才而無罣礙。」
其女答曰：「且止！文殊！勿造反行。今處諸礙闇蔽眾前，何因諮嗟無礙之義？」
又問：「無說乎？」
答曰：「無說，是故我身無罣礙說。」
又問：「虛空迥然有辯才乎？」文殊又問：「所言辯才為何謂乎？」
其女答曰：「無所生者乃謂辯才。」
又問：「何謂無生？」

答曰：「無生者謂遵修行，順奉法界，本際無本，是謂修行。」又問文殊：「其不修行是遵修行。」
又問：「何謂不修行？」
答曰：「於三界行而無所行，存於三界而無所處，是所行者悉無所著。」
文殊又問：「女當久如成最正覺？」
其女答曰：「如天王佛成最正覺，吾亦如斯。於仁者意所趣云何？道可成乎？得處所耶？」文殊師利則時默然。
其女重謂文殊師利：「宜當時說，不應然耶！」
文殊答曰：「道無言說。以是之故，不知云何。」
於時，文殊白天王佛：「至未曾有。天中之天！此女惠明不可思議，殊異之德無以為喻，今所宣暢巍巍如是，發道意來其以久如，後當亦如成最正覺。剎土云何？佛號何類？」
佛言：「在仁之前，九十六億百千姟阿僧祇劫，遵修道行過若干劫，文殊於後乃發道意。」
文殊又問：「此女本從於何佛所發道意乎？」
佛言：「從寶成如來興發道意，寶成如來國土德淨不可稱限，假使諮嗟恒邊沙劫，不能究盡剎土之善功勳之快，因從彼佛而發道意。」
又問：「是女彼世之時，為女人耶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。爾時此女作轉輪王，名曰無數。文殊當知，此非女人亦非男子。所以者何？已逮曉了如幻三昧，所欲能現隨時顯化。又，文殊師利！此女當更如三千大千世界地塵，花實上塵，更若干數百千阿僧祇劫，當得無上正真之道成最正覺，號曰普光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、明行成為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師，為佛、世尊。在大功勳佛土之中，亦如寶成如來至真土地所有嚴淨功勳，此女亦然等無有異。」
於時，棄諸陰蓋菩薩白天王佛：「文殊師利多所饒益，乃念過去當來諸法。」
文殊答曰：「誠如仁言，所可饒益不可窮盡，由以法界不可盡故。」
天王如來謂文殊師利：「仁者！莫與棄諸陰蓋菩薩大士俱講辯才。所以者何？此族姓子所得辯才不可思議。棄諸陰蓋所逮三昧正受，若所興立，仁者不及。其三昧名號字云何？」
時彼會中，新學菩薩各心念言：「棄諸陰蓋不可逮及，普無等侶，行如來慧。」
天王如來知諸新學心之所念，告善調菩薩：「族姓子！合三千大千世界人民，為一勇猛，令如文殊，計此眾生亦如斯，不能逮及三

昧，百倍千倍萬倍億倍，於百千劫，不逮此女所獲三昧定者。
「文殊師利不及知其名號，假使三千大千世界遊居眾生，令得定慧如離意女，皆不能逮棄諸陰蓋菩薩大士，所得三昧定力聖慧，百千億倍無以為喻。不能察知棄諸陰蓋菩薩之力之所興發，正使十方一切眾生悉得定慧，如棄諸陰蓋菩薩聖慧，不及如來舉足下足舉動進止之所開化，如來聖慧不可思議，巍巍如是不可攀喻。」
時佛歎此諸佛慧德，七萬二千人，悉發無上正真道意，異口同音各舉歎曰：「令我等身逮得聖慧，亦當如斯。」
彼時世尊告善調菩薩：「是離意女，本勸文殊令發道意，如文殊等，東方世界如恒沙等，南方、西方、北方、四維、上下，亦復如是，悉女所化。
「又，族姓子！棄諸陰蓋菩薩大士，勸離意女使發道意，八維上下各恒沙等，亦復如是。所開化者，如離意女等無差特。今我於此得成佛道，亦轉法輪，本因族姓子亦勸化吾使發道意。乃至往久遠過去世時，須彌幡等佛，在世教化如我等類，在於十方各恒沙等如來現在，其滅度者不可稱限，皆見開化。」
這說此語，三千大千世界六反震動，箜篌樂器不鼓自鳴，飛鳥禽獸相向悲鳴，自慶鳥獸得值佛聖，地獄餓鬼悉得解脫，心中悅豫如冥覩明，婦女珠環相振作聲。當爾之時，莫不欣慶。說是法時，普光世界九十二載諸天及人，皆得無所從生法忍。於是世界承佛威神，悉聞斯法咸共勸助，代其悅豫欣慶無量。
彌勒菩薩亦受此法，益加恭敬，於斯佛土聞是法者，六十四億諸天及人，皆發無上正真道意。又七萬人，僉復逮得無所從生法忍。萬四千比丘意解漏盡，五百比丘尼心亦解脫，二十六載世間人民，遠塵離垢諸法眼淨。
於是，釋迦文佛告彌勒菩薩：「仁當受此經典之要，於後末世少有信者，唯以相付使得廣布。」
彌勒白佛：「唯當受之，如聖所教，不敢違命。」
「此經典者，若於後世所流布處，若受持者，德不可量。若有菩薩，供養過去諸滅度佛，又現十方無極聖尊，及諸發意建志學道，方當學者悉令長存。一切聲聞并與緣覺及其菩薩，若有一人，於當來世，悉供養此諸如來眾，一切施安過去當來今現在佛，等奉無異，福寧多不？」
彌勒白佛：「多矣，世尊！吾聞此喻，其心惘然不識所趣，其數浩浩不可稱載，福無限量。」
佛言：「若有菩薩，受是經典，持諷誦讀，為他人說，得一反聞而悅信者，福多於彼供養諸佛。」

佛語彌勒：「我今現在、若滅度後，假使女人，聞離意女名德之稱、棄諸陰蓋菩薩之號、天王如來并此經典，因聞斯經名德變化，竟是一世轉女人身得為男子，疾成無上正真之道，為最正覺。未成佛頃，世世所生，常值佛世，棄捐八難諸懅不閑，常識宿命，逮得總持，三十二相莊嚴其身，所在遊居不更胞胎，常得化生。所以者何？諸大正士威神廣大不可稱計，若有女人得聞其名，然後亦當逮得如此功勳。」

佛說如是，彌勒菩薩、諸天、人民、阿須倫聞佛所說，莫不歡喜，稽首禮佛。

諸佛要集經卷下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